

# 共情在青少年家庭自我表达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孙 晓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要:** 研究目的是探索青少年家庭自我表达及其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 本研究通过共情这一中介变量, 以期探究两者的关系。本研究以某校 982 名中职学生为被试, 主要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评估被试的家庭自我表达、认知和情感共情以及对陌生人和熟人的亲社会行为这三种潜在变量之间的假设结构关系。研究发现, 对于认知共情这一中介变量,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积极性家庭自我表达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都有显著效应 (男生  $\beta=0.26$ ,  $P<0.05$ , 女生  $\beta=0.18$ ,  $P<0.05$ ), 但对熟人的亲社会行为而言, 这一变量仅对女生的积极性家庭自我表达起到显著性中介作用 ( $\beta=0.13$ ,  $P<0.05$ ); 只有男生的消极家庭自我表达通过认知共情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效应 ( $\beta=0.11$ ,  $P<0.05$ ), 不同性别的被试消极家庭自我表达对熟人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共情中介作用均不显著。情感共情对青少年的自我表达和亲社会关系之间无中介作用。总体来说, 在家庭中有更多积极自我表达而且更少消极表达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关键词:** 共情; 家庭自我表达; 亲社会行为; 青少年

家庭是青少年习得情感和制定关于如何感觉和如何表达这些感觉的重要环境。在家庭氛围中, 青少年通过建模、强化和指导等情感社交过程来发展情感技能。已有研究表明, 这些家庭内的情感体验对青少年包括情感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同龄人交往在内的社会性情绪情感发展能力有一定影响。尽管研究发现家庭情感表达与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相关, 如共情和亲社会行为, 但目前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家庭内表达的个体差异。也就是说, 整个家庭的主要情绪表达模式可能不能解释个体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情绪表达模式。Cassidy 等人 (1992) 采用家庭自我表达问卷 (FEQ) 评估个体家庭成员在家庭环境下所表现出的语言-非语言表达方面的核心风格。但迄今为止的研究重点是将父亲和/或母亲的表达与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建立联系 (Hu et al.2017), 而很少关注青少年个体的家庭情感表达, 及其社会能力与情绪情感等发展的影响。目前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对自我表达与社会情绪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关注较少西方国家以外的国家。青少年社会情感能力的表达的影响因素可能因文化而异, 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互动和心理功能模式。例如, 尽管高频率愤怒的表达对美国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负性相关, 但对中国青少年并不显著 (胡友松等, 2017), 这说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情绪表达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会有差异。

以往的研究探讨了家庭表达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 来自情绪表达较自由家庭的青少年发展出更好的理解他人情绪的技能, 这些能力被认为是促进了儿童与同龄人的积极互动。研究表明, 家庭内的情感沟通对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 (如共情)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情感表达、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具有性别差异 (例如, Harrist et al, 2013; Katz et al, 2004)。与男生相比, 女生更倾向于发展出更强烈的情感表达力与更高水平的共情能力, 并对他人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根据性别角色理论, 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更有可能被鼓励来表达情绪情感和对他人的关心, 而男孩则更有可能被禁止表现出他们的情感和亲社会行为的表达。

本研究试图探讨共情这一中介变量对青少年家庭中情感表达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影响。本研究对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假设包括: (H1) 家庭积极自我情绪表达和青少年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 (陌生人和熟人) 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H2) 家庭消极自我情绪表达和青少年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 (陌生人和熟人) 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H3) 共情对青少年家庭积极自我情绪表达和亲社会行为 (陌生人和熟人) 之间的关系有中介作用。

## 一、研究方法

### (一)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 用 SPSS11.5 分析问卷结果, 以期探索共情这一中介变量对青少年家庭自我情绪表达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两者的影响。

### (二) 被试

本研究选取某中职院校 360 名中职学生为被试, 男、女生各 180 人, 被试年龄范围在 16-18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17.1 岁, 所有被试无任何身体疾病或精神障碍且自愿参加实验。

### (三) 研究工具

#### 1. 家庭情绪表达问卷 (FEQ)

该问卷由 Cassidy 等人于 1992 年编制, 该问卷由 40 道题目组成, 包含两个分量表—家庭积极情绪表达量表和家庭消极情绪表达量表, 每个分量表各有 20 道题目。问卷采用九点评分法, 从 1 到 9 事件发生频率渐次增加: 1 表示从未发生, 9 表示经常发生。积极表达分量表通过家庭中常见的场景来描述积极的情绪表达, 比如“赞扬某人的好工作”和“表现出钦佩”等。消极表达分量表通过家庭中常见的场景来描述消极的情绪表达, 如“批评别人迟到”和“为家务互相指责”。得分越高, 表明被试在家庭环境中经常表达情绪频率越高。即在积极表达分量表中得分越高, 受测个体越积极; 而在消极表达分量表中得分越高, 受测个体越消极, 反之亦反。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alpha=0.82$ , 积极、消极表达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 和 0.79。

#### 2. 基本共情量表 (BES)

该量表由 Farrinton 等人于 2006 年以青少年群体为常模编制, 共有 20 道题目, 分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维度, 分别由 9 个、11 个项目组成。问卷采用 5 点评分法对被试的共情能力进行评分, 1 表示强烈不同意, 5 表示强烈同意。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 0.86 和 0.81。

### 3.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

本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杨莹、张梦圆、寇或编制。该问卷由 21 个项目组成, 共有利他性、关系性、特质性和遵规-公益性等四个维度, 前三个维度各有 5 道题目, 最后一个维度有 6 个项目。问卷采用 5 点评分法, 具体来说, 1 表示完全不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

##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各变量研究结果参见表 1。从表格中可以看到,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除家庭负面情绪表达与男性认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女性亲社会行为相关外, 其他研究变量在男性和女性组中均存在显著相关性 ( $P<0.05$ )。而且, 总体来说, 家庭积极和消极的情绪表达能力对女性在认知和情感共情以及亲社会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均高于男性。而对于不同性别的被试, 家庭中积极和消极的自我表达通过认知共情对亲社会行为都有显著的间接影响 ( $P<0.05$ )。

表 1 各变量研究结果统计

	1	2	3	4	5	6
1. 认知共情	1	0.524*	-0.015	0.571*	0.521*	0.449*
2. 情感共情	0.311*	1	0.028	0.459*	0.373*	0.275*
3. 消极家庭情感表达	-0.039	0.118*	1	0.405*	0.002	-0.026
4. 积极家庭情感表达	0.508*	0.461*	0.170*	1	0.599*	0.469*
5. 亲社会行为-熟人	0.428*	0.312*	-0.001	0.503*	1	0.716*
6. 亲社会行为-陌生人	0.441*	0.277*	-0.003	0.419*	0.711*	1
均值 (M)						
男生	3.180	3.063	4.082	4.716	3.326	3.205
女生	3.662	3.593	4.298	5.577	3.511	3.610
标准差 (SD)						
男生	0.525	0.391	1.117	1.287	0.861	0.617
女生	0.519	0.531	0.940	1.211	0.605	0.637

另外, 对于积极家庭自我表达这一变量, 关于共情的中介作用, 积极家庭自我表达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 (男生  $\beta=0.521$ ,  $p<0.05$ ; 女生  $\beta=0.18$ ,  $p<0.05$ ), 但仅对女生的亲社会行为-熟人有显著影响 ( $\beta=0.13$ ,  $p<0.05$ )。具体来说, 对于男生而言, 积极的家庭自我表达与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均显著正相关, 支持 H1。然而, 虽然积极家庭自我表达与不同类型的共情 (认知和情感) 均相关显著, 然而, 认知共情仅对陌生人亲社会行为有相关, 即, H2 在男生被试中得到了部分支持。刚才提到, 关于共情的中介作用, 符合 H1 假设。然而, 虽然积极家庭自我表达与情感共情显著正相关, 但是情感类共情与亲社会行为未表现出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 情感类共情这一中介变量对积极家庭自我情绪表达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无影响。即, 女性被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H2。

对于消极家庭自我表达这一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 认知共情只对男性青少年的消极家庭自我表达和亲社会行为-陌生人关系

有中介作用 ( $\beta=0.12$ ,  $p<0.05$ ), 但对亲社会行为-熟人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 对男生而言, 不同类型的共情对消极家庭自我情绪表达亲社会行为 (熟人) 相关显著, 支持 H2。尽管如此, 也不能说明共情对消极家庭自我情绪表达与亲社会行为 (熟人) 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虽然消极家庭自我表达与认知共情显著负相关, 但实验证明, 认知共情和对熟人的亲社会行为两者之间并无相关。对于陌生-亲社会行为而言, 消极家庭自我表达与其并无相关, 然而会通过认知共情这一中介变量有显著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通过情感共情与其他变量并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具体而言, 消极家庭自我表达与情感共情无相关, 而且, 情感共情与两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都没有呈现出相关。也就是说, H3 在男生被试中得到了部分支持。对于女生被试, 消极的家庭自我情绪表达与对两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的而且直接的负相关关系, 支持 H2。但是进一步说, 消极的家庭自我情绪表达与两种类型的共情都没有相关关系; 认知共情对两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呈现出了显著正相关, 但是情感类共情和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两者之间并无相关。也就是说, 假设三并不能在女生被试中得到证实。

## 三、结语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认知类共情这一中介变量对青少年的积极性家庭自我情绪表达和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影响。也就是说, 有着积极家庭自我表达的青少年对他人观点和情绪的理解能力更强, 从而也会更倾向于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对于女生, 认知共情这一中介变量对积极家庭自我情绪表达和对熟人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影响。积极家庭自我表达能力高的女生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更强, 从而也会更倾向于表现出对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因此, 提高青少年积极情绪 (如幸福、骄傲、尊重、钦佩等) 的表达能力, 可以使他们获得更高的关注和理解他人需求的技能, 提高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率。另外, 仅有男生被试的认知共情对消极家庭自我表达和亲社会行为-陌生人之间存有中介作用。相对于女生而言, 男生经常在家庭中表达负面情绪, 如表现出愤怒和敌意、批评和指责家人, 更难于理解他人的观点情绪, 更不容易对陌生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由于消极家庭自我表达与对陌生-亲社会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关系, 这些结果表明认知共情在提高男生的亲社会行为发生率方面尤为重要。

## 参考文献:

- [1]Harrist, A.W., Hubbs-Tait, L., Topham, G.L., Shriver, L.H., &Page, M.C.Emotion regulation is related to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external eating.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JDBP, 2013.34, 557 - 565.
- [2]Hu, Y., Wang, Y., & Liu, A..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class grouping on Chinese preschooler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7.26, 824 - 832.
- [3]Katz, L.F., & Windecker-Nelson, B..Parental meta-emotion philosophy in families with conduct-problem children: Links withpeer relations.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4.32, 385 - 398.